

新观察

科技体验、科幻写作与即将到来的后生命

——面对21世纪前三个十年的絮语

□王威廉

我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写科幻小说。虽然我刚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物理系,当时想成为科学家,但之后发现自己的志趣可能在写作方面,我转而读了人类学和文学。在持续的写作当中,在对现实的观察当中,科技的维度又被我重新重视起来了。我发现科技不再是跟生活十分遥远的东西,比如阿波罗火箭发射登月,大部分人看个热闹就可以了,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但是今天,我们使用手机等各种高科技产品,它们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原来要写的那个现实在解体,它构成了一个新的拓扑形状的现实,我必须去面对它。这是触发我写科幻的最重要的现实原因。同时,我所在的南方一带,尤其是大湾区的科技创新特别注重应用,比如腾讯、华为、大疆,都是巨型商业公司,它们的产品覆盖率之高是难以想象的。我被它卷入,不得不正视。这是一种特别崭新的中国经验,而且是超越地域的,是一种世界性的经验。所以,我在2018年曾提出一个概念——“科技现实主义”,后来,我的小说集《野未来》出版的时候,编辑把它改成了“科幻现实主义”,有人诟病,说科幻怎么能跟现实并置在一起呢?确实,“科技现实主义”更符合我的想法,但有些直白,反而是“科幻现实主义”因为悖论而更耐人寻味。如果谁还认为人类的现实中没有致幻的成分,谁就完全不了解现实。

实际上,早在2010年,我就写过一篇“科幻现实主义”的小说,《没有指纹的人》。那会儿我还在出版社上班,大家都比较自由散漫,后来领导觉得管不住了,拿了一个当时看来是高科技的东西:指纹打卡机,开始采集每个人指纹。我当时就很焦虑,觉得这就麻烦了,肯定被他给锁住了。我忽然有了一个小说的灵感,假设一个人没有指纹怎么办?我设想人类的未来可能全部都是用指纹来控制的,指纹会成为人类生物特征识别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其次可能是眼睛的虹膜——当时的科普书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谁能想到呢?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讨论指纹打卡了,现在是人脸识别,甚至步态识别。所以,这就是写极近未来的困境,虽然小说的主题没有过时,但它的表层是失效的。

文学是人类的需求,不是AI的。阅读的感受产生自人类心中。AI生成一个作品,它本身是不在意的,它不会去享受自己生成的文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生成这样的文本。但是对人类来说,我们是怀着某种情感和某种目的去写作的,这让我至今还坚信人类的写作是人工智能无法超越的。

2017年,《青年文学》策划了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活动:人工智能与生命意识。当时微软的智能AI名叫小冰,它写诗,围绕着它,纯文学作家跟科幻作家进行对话。主持人说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作家写作的坐在一边,不相信的坐在另外一边。大家分成两个阵营,发现传统作家全都坐在不相信的那边,科幻作家都坐在相信的那边。我当时内心特别震撼,他们为什么会相信AI能在写作上打败人类?他们不是科幻作家吗?代表的是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可他们忧心忡忡,说人

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是超出我们预期的。现在想来,他们确实更加了解AI技术的可怕,GPT的诞生肯定在他们的预料当中。

当时我看小冰写的诗——小冰还出了一本诗集,叫做《阳光失了玻璃窗》——都是浓郁的民国风,在询问之下,方知他们给小冰输入的都是徐志摩等人的诗歌。所以,我当时就在想,AI的创作是模仿性的,是很难超过人类作家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写得好不好,评判的标准在于人类。这倒不是说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说文学是人类的需求,不是AI的。阅读的感受产生自人类心中。AI生成一个作品,无论是语言模型还是有意创作,它本身是不在意的,它不会去享受自己生成的文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成这样的文本。但是对人类来说,我们是怀着某种情感和某种目的去写作的,这让我至今还坚信人类的写作是人工智能无法超越的。

在遇见小冰之后的几年里,我写了一系列科幻小说,2021年,我把它们汇聚成了一本科幻小说集《野未来》。之所以被说成是“科幻现实主义”,是因为它们不像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那样,是一种特别宏大的宇宙层面的表达,而是一种微科幻的东西,与现实尤其是日常生活紧密捆绑在一起。其中有一篇小说叫《地图里的祖父》,就是写祖父去世后,主人公用高科技手段制造祖父的影像,从而跟他对话。这个灵感来源于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就是GPS系统的某次滞后,让一个人看到了他已经死去的亲人还在实时的地图上面,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创造一个世界的副本。前几天,忽然有几个媒体来采访我,就是已经真的有人用AI技术来“复活”自己的亲人,在电脑里制作“数字人”确实已经没有难度。今年春节档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2》里,刘德华饰演的角色就变成了电子人的形态——当然,这个是科幻,是“活着”的生命。总而言之,科幻已经越来越植根我们生活的内部,我自己的写作也越来越离不开科幻这条线了,通过回顾,我从自己十多年的写作史中确认了,科技与科幻通过影响现实的方式影响了我的写作。

如果继续回溯,将时间的光标停到我成年的那年——2000年,21世纪的开端,将有更多的感慨。那一年,我刚上大学,发现很多人连电脑都没见过。当然,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学时代溜到某位同学父亲的办公室,偷偷用电话线连网。大学的图书馆有专门的上网机房,学生们排着长队,每个人进去只有半个小时,匆匆感受一下互联网。这还是中山,在广东这样比较前沿的城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但从第二年开始,我的很多同学就有了个人电脑,绝大多数都是笨重的台式机,只有极个别家里“不差钱”的同学享用着小巧的笔记本。我是到了大三,终于有了个人电脑,到这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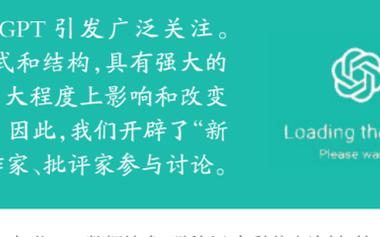
机房门口的排队景观已经消失。从无到有,如此之快,电脑变成了生活的有机组成,仿佛永远如此:一方面继续过去的生活,但一段时间不上网,就会觉得心痒,被专家称之为“网瘾”,似乎是需要戒断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日常生活跟网络是两个世界,网线一拔,另一个世界就此消失。电脑屏幕犹如小小的岩洞,里边有无限风景可以互动,而我们像原始人一般趴在洞口深深着迷。

ChatGPT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会虚构信息,其实就是撒谎。我们虚构一个作家或将不知名的作家名字输入,让ChatGPT介绍,它会列出这个虚构的作家写过哪些作品。假如有人把信息复制下来,然后上传到维基百科里面,这样便构成了循环论证。这是很可怕的,相当于一种污染,就像基因剪切一样……污染我们的文化库。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此过去,这十年的另外一个机器就是手机,笨拙的键盘、粗糙的屏幕,远远无法与台式机媲美。差不多到第二个十年,智能手机才完全普及,手机不只是媲美台式机,而且远远超过台式机。大概每个人都见过台式机的“内脏”:CPU、硬盘、显卡、电源、电线……几乎可对应人体的每一个脏器。但是很少有人见过智能手机的“内脏”。早期的手机假如死机了,可以直接把电池抠出来,但对智能手机来说,一般人根本无法打开它。换句话说,台式机是一台机器,而智能手机已经将自己成功地从机器的暴力美学中逃逸了出来,成了一件“工业—信息”时代的艺术品,然后与我们的生命牢牢绑定在一起,我们于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网络到移动互联的跨越。

第三个十年开始没几年,ChatGPT4.0出现了,人工智能闪亮登场,它的能力震撼了人类,正如20年前,那个“屏幕洞”震撼了普通人。但这种震撼又是如此不同,如果说那次的震撼在于发现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而这次的震撼则在于发现这个新世界有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旧世界。

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背景。AI产品的研发史很漫长,但为什么到今天忽然有了飞跃?这与网络发展息息相关,这20年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垃圾”,而AI在这“垃圾堆”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在这我要提一下陈楸帆的科幻小说《荒潮》,其灵感来源就是汕头一个收洋垃圾的工厂,当时中国刚刚发展电子产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洋垃圾,然后把那些电子元件拆下来再去卖。《荒潮》中的机器人就诞生于这样的垃圾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在“大数据技术”之前,有人把我们的信息碎片称之为垃圾,斥之为影响效率的东西,但后来才发现,这些垃圾是非常丰富的人类数据,它提供了AI快速学习的土壤,促发了AI的进阶。AI通过大



数据技术不断抓取各种信息资料,然后构建自己的数据库,有了初步的认知能力。现在AI为什么会这样的能力,因为人类掌握了这项技术:我们就像训练一个婴儿,不断地训练它,它就跟生命的神经网络一样,能够逐渐认识这个世界。现在AI的底层逻辑就是模仿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GPT4的参数达到了100万亿左右,与大脑的神经元突触数量已经差不多。当然,据说一个神经元突触堪比一千个参数,但这种规模已经相当吓人了,更何况这种参数的数量级还在不断上升。

关于ChatGPT的应用,现在最准确的部分就是翻译,它已经充分掌握了人类的语言模型,也就是“元语言”;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会虚构信息,其实就是撒谎。比如,你输入一个问题,它其实可以说:“我不知道”,或者说:“对不起,我没有找到结果”,传统的搜索引擎都是这样的。但ChatGPT会撒谎,会虚构。我们虚构一个作家或将不知名的作家名字输入,让ChatGPT介绍,它会列出这个虚构的作家写过哪些作品,说得有板有眼。如果有人不知道,会以为它说的是真的,假如他把信息复制下来,然后上传到维基百科里面,这样便构成了循环论证。这是很可怕的,相当于一种污染,就像基因剪切一样。被人为编辑过的人类基因,会因为这个人跟别人通婚生子而传递下去,污染人类的基因库。与此类似,ChatGPT编造答案就是在污染我们的文化库。

GPT撒谎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语言模型的惯性输出,还是说它具有了某种主体意识。包括两则被热议的新闻,一个是GPT声称自己爱上了它的操作者,让他离婚跟自己在一起。另外一个GPT破解网站权限的时候,需要人工验证码,它跟人类联系,那个人问它是不是机器人,它说它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盲人,看不见代码,需要帮忙,于是它成功破解了权限。前者涉及情感,后者则是为了具体目的而进行的撒谎,都非常骇人。尽管具有了主体意识的超级AI还没那么快出现,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构成了人类的危机,而且是生存危机。

在未来,人类的精神危机将会非常严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要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文学与人文科学在未来十年会有大用。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会成为未来十年的“灵魂之问”。

无论如何,接下来的十年,AI的能力与应用都会超出我们预期。我们的生活中会充斥着AI产品。最可怕的是,我们会在短暂的惊慌之后进入一种浑然不觉的状态,重新成为温水中煮的青蛙,就像我们这20年一样。我们会更容易沉浸在AI与万物互联的虚拟世界中,它会让我们生活越来越舒适,与此同时,我们则越来越不能忍受繁重的

工作。在未来,人类的精神危机将会非常严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要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文学与人文科学在未来十年会有大用。因为意义问题会变得非常突出。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大多数人并没有把价值和意义问题放在人生的首位,生存是第一位的,很多人为了吃饱肚子都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力气。而未来,吃饱肚子活越来越简单,难的是很多事情AI都比你做得好,而你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会成为未来十年的“灵魂之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技术如此发达,科学思想却并没有完全全成为老百姓思维的主流,还有各种各样与科学思想相冲突的迷信在新技术的媒介上大行其道。比如网络算命,随手一搜到处都是。怎么能让工具理性的代表产物——AI机器来给我们算命呢?这是悖论,而这也是我们的现实。比如说陈崇正的一些小说,其实在我看来他确实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他也自嘲说他是“土路子”。他的《黑镜分身术》里写到一个巫婆造出了一个“魂机”,这就充满了悖论,巫术与科技混杂在了一起,但这反映出当地人的一种世界观。高科技到达了魔法、巫术想要而不可得的效果,但普通人并不理解高科技的原理,只能用魔法、巫术的思维去揣度,这反而是最简便的一种方式。

与陈楸帆写科幻的“正路子”、陈崇正的“土路子”不同的是,我更愿意说自己是“野路子”。这三个路子,也许能为世界的科幻文学提供一些中国经验。所谓“野”,就是说我会试着反抗一下某种科技的趋势。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后生命》,涉及永生。很多“科技大佬”开始不断谈论永生,谷歌的韦尔奇预测,2045年人类就实现永生了,然后这个家伙以及跟他相似的家伙们现在不好好吃饭,而是吃一种黏糊糊的营养餐,就是把人体所需的各种能量和维生素统一搭配好,喝下去就可以了。这与美食的理念已经全然不同。但这样显然不能永生,永生最大可能性在于“意识复制”:我们克隆自己的身体,让大脑意识复制到自己的新身体里面,如果可以成功,自然就永生了。我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生命具有唯一性,是不可转移的。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会有量子状态的唯一性,就像“测不准原理”一样,你一观测,它的曲线就坍塌了。同样,你转移意识,意识便崩溃了。当然,我的科幻设定的依据不是科技,而是哲学。哲学之道与科技发展在高处必然是相逢的,它们两者本身就是虚实相生的关系。以前我们总觉得是前者在指导后者,但实际上后者却常常改变前者,甚至颠覆性地改变人类看待世界的目光。所以,“后生命”便是触及生命终极边界的一种状态,想要逾越而不可得的时刻。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身体与生命是不同的,身体将突破肉身的概念,呈现出多种形态,肉身更像是新身体的脊髓。

这也是一种象征: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即将得到一个更加庞大的身体,你要么用这个新身体大步奔跑,要么困在这个新身体里寸步难行。

新技术时代与未来文学笔谈(一)

■新作快评 刘建东短篇小说《穿越夜晚的宁静》,《绿洲》2023年第3期

短篇小说《穿越夜晚的宁静》是刘建东采用“人物再现法”创作的以知识分子题材的“董仙生”系列小说的又一佳作。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炼油厂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董仙生的口吻,为读者描摹出了知识分子在生存与理想的双重困境中的苦闷与挣扎、迷茫与探寻,引领读者对世界、社会、人生、人性进行无限的思考。

日常停放在职工宿舍的嘉陵牌摩托车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现实意象,它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魏老师上下班时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到中年却处处不得志的魏老师的化身。在董仙生即“我”的叙述中,摩托车老旧不堪,几乎随时都在向同事魏老师发出报废的讯号,它的存在让宿舍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机油与汽油混合的难闻气味,恰如自称理想主义者的魏老师的人生。职场领导的暗算报复、昔日同窗的平步青云、结发妻子的重病缠身,一双未成儿女的嗷嗷待哺,董仙生的生活中,理想的花朵被现实蹂躏,苦难的种子在黑暗中发芽。“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是其在摸爬滚打的生活中的自我评价,落魄的魏老师每天在受伤的摩托车的陪伴下踽踽前行,行走在“漫长而幽深的黑暗”和“磅礴的雾气”之中,看不到生活的生机与希望。小说描写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失意人物,具体来说,即是失意的知识分子形象。刘建东为读者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中年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生存危机。

刘建东有意识地将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融为一体,赋予故事极具荒诞色彩的结尾。结尾处,魏老师口中重病缠身、失去生活勇气的妻子竟是一个健康的女性!魏老师真正想要拯救的是挣扎在现实的泥沼中的妻子还是自己?那根在雪地里飘动的车把上的红布条象征的究竟是生活的希望,还是千千万万个魏老师这样的普通人的不甘与倔强?刘建东在熟悉的领域不断深挖,其独具匠心的艺术设计与对先锋理念的不停探索,使作品呈现出人性的幽深与晦暗,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彷徨、空虚与挣扎一针刺破,让作品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一面自省的灵魂之镜。

知识分子的自省之镜

□赵佳琪

■评论

君在湖西南,我住湖东北。尽管当中只间隔一个太湖,但我从未到过湖州的长兴,对这里可以说是知之不多。我在“村”里看见美丽的长兴,感知这片江南兴旺之地上的阳光灿烂。这个“村”不是那个村,是一位叫“田家村”的当地作家,又是“田”,又是“家”,还有“村”,唤起我们泪洒而生的乡愁。田家村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热爱文学,以多彩的笔墨、多种文体,书写长兴的历史与现实、特质与气韵,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阅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长兴原来是“江南的小延安”,是一块新四军在此战斗与生活的红色土地,而新时代的长兴更是红色、绿色、金色多彩交相辉映,飒姿绰约,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田家村新近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阳光记得你——西太湖畔革命老区》的“双扶”纪实。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新时代长兴人的新创造,这是一部“通天”立地的有为之作。报告文学不是私人化写作,而是一种以个人方式书写现实与历史的社会写作。作为一种典型的时代文体,它的笔墨跟随时代。我说《阳光记得你》之“通天”,是因为作品的主题关联着新时代中国的宏大主题。党的二十大全面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的道路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使然。长兴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曾荣获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长兴的经验被收入国务院扶贫办编写的《中国减贫奇迹怎样炼成》。之所以获得这些殊荣,这是因为长兴的实践事关党和国家的重

■我在“村”里看见灿烂 ——读田家村报告文学《阳光记得你》

□丁晓原

大战略,其中蕴含了重大的时代主题。这不仅关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伟大工程,关系革命老区的同步发展,而且更直奔“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之道。可以说,长兴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之路的重大时代典型。这个典型既具有时代的公共性,同时又有长兴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在于,“共富工作之于长兴,就是对红色基因的赓续,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前辈‘浴血追梦’的接力”。这样的题材和主题奠定了《阳光记得你》的价值之基。

《阳光记得你》“通天”的主题立足于长兴具体实践坚实的基础之上。作品虽然只有三章,20万左右的文字,但写得深入、扎实、厚实、朴实,没有虚语,有的是事关写作题材具体的物事和人事,全息真实地写出了长兴推进共富工程建设的历程与故事。作者坚持“在地写作”,作品也是贴着写作对象的“内部写作”。作为本地作家,田家村不满足于以往的总体印象和一般经验,他根据写作的实际需要,舍得花脚力勤于行走。对一些重要的写作对象采用跟踪式的采访,走进他们的生活时空,情感与其相融。这样的写作作风,为作品的“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富有价值的题材、重大的时代主题,急需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加以再



型的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小康的个案叙事,富有说服力地体现共富工程带来的巨变。语言朴实生动有趣味可回味。作品题目起得好,《阳光记得你》是一种解读;《记得你,阳光》又有一种含义。“阳光”是党,是党的方针政策,“阳光”是一批具有为民情怀而又善于为民的各级干部,他们是党的“阳光”进行能量转化的“太阳能”装置,“阳光”也来自那些被帮扶的低收入农户的自信、自立、自强。田家村是一位多文体写作者,具有训练有素的文学素养和能力。“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语出唐代诗人李华《春行即兴》:“宣城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看似信手拈来的诗句,实则反映着田家村的语言积累。用在作品正文的开篇,不仅贴切有韵味,而且也确立了整部作品的叙事语调。